

溫良恭儉讓

感念同學鄧崇雄中將

· 梅紋 ·

說崇雄是筆者最要好的同學和至友，其後不必加「之一」，若說是「良師，益友」則更為貼切，而且還可以加「唯一」。

筆者凡俗庸愚，和極大多數常人相似，由於思考不慎，在成長歷程中，遭遇不少非必要的跌宕逆擾，尤其是所謂青少年的「叛逆期」，簡直是虛耗寶貴歲月，浪擲生命。更不幸的是筆者直到空軍官校受訓後期，仍處於朦朧恍神狀態，對於親自家君，尊似部隊領導的誨教，都自以為是，採取不合作，乃至反叛的態度。

官校教育重中之重，向遵總統蔣公明訓「首在德行……」，亦即服從命令，忠黨愛國，效忠領袖，筆者早在入伍之始，即已堅定志向，恪遵不易；飛行訓練要求嚴格，稍有怠失，難逃淘汰。筆者自幼嚮愛飛行，加以小聰明，反應快，關關難過都輕鬆過；至於課堂學科，以高中基礎，也能游刃有餘，保持水平以上成績。自恃能夠符合三大目標，學習態度就顯得不夠積極，加以外務相繼，耗掉了不少時間，先是製作模型飛機，成品不

滿意，毀了再試，試不成再毀；繼之，執迷於西部電影俠義牛仔，飛刀獵奸的神技，欣然仿學，首得自製飛刀，自選材料，退火、打磨、淬火、電鍍，遊學於修護棚廠，求教專業老士官長，刀成之後，在校園隱蔽小樹林豎一木板，練習經月，十擲九不中，只得得失敗告終。同時，筆者一向偏愛課外讀物，舉凡：傳記、故事、小說、論述，乃至於我國古文精選，常常能夠感受到「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」的樂趣。試想面對如此學生，難怪管理部隊長會視筆者為棄之可惜，留之亦可的「雞肋」型人物。

民國四十二年底，本期訓練進入最後分科階段，筆者被編入轟炸組，習飛H-12雙引擎教練機，同組四人，內有鄧崇雄同學。筆者與崇雄同學相識甚久，但分屬不同飛行班，各自半天上機場飛行，半天課堂，正好錯開，並無深交。只知崇雄體型高帥，行止瀟灑，屬爽朗陽光型人物，飛行成績屢受教官讚許，每次學科階段放榜，都在頂尖之列，也是本期籃球、排球代表隊成員。及至同組朝夕相處



照片人員左起依序為席際雲、作者、教官黃庭簡、鄧崇雄和張麟生，背景為T-11雙引擎教練機。

，開始體認到崇雄行為舉止，暗合了孔老夫子喻為君子的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五大要項，對師長敬而不卑，進退有節，謙和可近，無論新交舊友，都有即之也溫，令人頓生歡愉感，無怪師長視其為可造雋材，同學敬之如昆仲，更重要的是崇雄個人也私心享受師友欽羨的快樂。

反觀筆者，多年躁桀學習生活，不禁自覺慙穢，頓時激起了彼是青年，我亦是青年，有為青年當自強，怎堪游走在末列的領悟。既有了振奮的覺醒，立定了新方向，立即付之實行，一改滿不在意的學習態度和「其奈我何」的團隊生活，抓緊最後半年在學時間，盡力衝刺。潛意識中，視崇雄為筆者的標桿，希望能夠豐沛生命



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，典禮當天，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親蒞主持空軍官校畢業典禮，訓勉後逐一點名（舉手答「有」者為作者）。

，和崇雄一樣享受人生。同組習飛，起居與共，學習與共，H-12單飛後，兩人更多同機共飛的機會，崇雄亦體認筆者力爭上游的堅志，漸漸成為可信任的同學兼好友。

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一日，本期畢業，名至實歸，崇雄以學術、操行總分居冠，獲第一名殊榮。筆者在七十七位畢業同學中，列在前三分之一名次。典禮當天，總統蔣公親蒞主持典禮，訓勉後逐一點名，合拍團體照時，崇雄和筆者被排蹲坐在蔣公和夫人腳前，繼之會餐。

事後學生隊長私下告訴筆者：「好可惜，你只當了六個月努力的學生，看得出你有潛能。照相時，我不會

把桀驁不馴的同學擺在總統的近身，你能體認，我這次的安排是對你最後學習衝刺的鼓勵，也是信任，好自爲之。」這是筆者官校受訓幾年，首次受到正能量的確認，感覺美好，無疑成為繼續振奮的驅動力。

當年國防政策受美國協防協議監督，只提供防衛性武器，空軍轟炸機屬攻擊性軍備，不在軍援項內，空軍唯一第八轟炸大隊全靠國款維持最低戰備，沒能力接納本期十八位轟炸組畢業同學，也無力擔任見習訓練。全體十八位同學統被分發到臺中水湳基地六聯隊二十大隊，使用C-15機種實施見習訓練。結訓後崇雄和筆者各以受訓成績前三名之一，留在二十大隊任少尉飛行官，崇雄到十一中隊，筆者加入六中隊。

二十大隊留宿外地的任務甚少，因之更增崇雄和筆者接近的機會，每天晚餐之後，例到筆者寢室煮茶聊天，奠定了彼此日後一生的厚誼。同時，更進一層發現，崇雄除了學習、工作上教人折服的優點以外，更是父母的孝子，受群季恭愛的兄長。

崇雄尊翁翁春華老蔣軍，黃埔一期元老，抗日勝利不久，以中將軍長退伍，當選國大代表，來臺以後，宦囊空澀，只得在新竹鄉間關西，賃屋安

頓家小。崇雄共有兄弟姊妹十位，長兄、長姐是鄧老伯先室所出，已能自立，崇雄以次有妹五人、弟兩位，自大學至小學，均在學中。

國大代表除一年一度大會期間，可得一筆出席費以外，平時並無薪給，家用所需僅賴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」月俸所得支付，鄧伯母慈愛普照，護養子女，都能彼此照護，其樂也穆穆；然則慈愛擋不住浩繁的食指，拮据困窘，雖不至於「簞瓢屢空」，但經常處在捉襟見肘情況，因之崇雄自任官日起，每月僅留極小部分留作零用外，悉數寄付鄧伯母，填補日用缺口。飛行軍官除本薪外，兼有飛行加給，但是總共月入也不過一千兩、三百元而已，崇雄個人生活的儉約克己，可以想見。

筆者家君任職於「事業機構」中上階主管，薪給及福利均優於一般公職。家君、繼慈、弟妹各一，有配給住房，一家四人，生活大致過得去，無需筆者支援。因之，崇雄和筆者假日進城娛樂，筆者得在不著痕跡下，一概買單。

其實當時所謂娛樂，不過是看一場電影，到「沁園春」各要一碗鱈糊麵，加一客小籠點心而已，有時再到「一福堂」購兩盒太陽餅，各自一盒



照片標記紅圈的人員，右為作者，左為鄧崇雄，在蔣宋美齡夫人正後方站立者為作者的家人與繼慈；照片攝於民國四十三年官校畢業典禮當日。

。當年臺中市區雙十路有一處「空軍俱樂部」，是臺中市唯一可以舉辦舞會的場所，崇雄和筆者相繼離開臺中前，都不知俱樂部大門朝向。崇雄和筆者最豪華的一次旅遊活動是騎自行車，循西臺灣縱貫公路四日遊。由臺中出發先南行，經嘉義、臺南、高雄，抵屏東宿夜，次日自行車搬上班機飛臺北，第三天臺北市區及近郊，第四天經桃園、新竹回臺中，暢享體能和汗水的甘樂，每一憶念，都會微笑自得。經此自助遊，兩人情誼更深一層，崇雄也開始接受筆者的想法，至友之問該有「通財之義」的觀念。

約當民國四十八年秋，崇雄奉派赴三貂角任管制官，屬地勤工作，保

留甲養（伙食費）、甲加（飛行加給），但空勤裝備需先繳回，其中包括美援厚實飛行夾克、手套、毛質長內褲。三貂角地處本島東北迎風尖端，冬天寒風刺骨，筆者把個人上列裝備，加上一雙自購半統皮靴，統統交崇雄帶著備用。此即崇雄日後叨念筆者「解衣，推食（指的是共享小吃零食）」之誼。

民國四十九年，筆者隨隊移駐屏東北場，次年夏，崇雄輪調戰術管制官，將屆兩年，按例可調回原十一中隊，當時二中队已完竣成C-119換裝訓練，該機種屬第二代空運機，較C-46問世晚三十年以上，崇雄示意筆者，希望能調回二中队，接受新機種訓練。筆者據此面見二隊長政功隊長，請其玉成，李隊長一口承允，調職屆滿前，如期到二隊報到。

民國五十一年秋，筆者調松山基地專機中队服務，後不久，崇雄希望到松山和筆者同事。筆者其時非屬臺柱級飛行官，但隊長蘇驥上校對筆者一向信任有加。那時經國先生職位不過是國安會副秘書長、國防部副部長，但接班態勢已經明朗，經國先生每次出巡，蘇隊長是固定的機長，筆者必為第二正駕駛，對筆者信賴有加，直接面報蘇隊長，請他協調總部辦理

徵調，隊長面允可行，約三、四週後，崇雄順利報到。專機中队進用飛行官向來嚴格、謹慎，筆者進言，只不過扣扳機的槍手，擊發子彈的爆發力實是崇雄個人的優異工作能力。空運部隊圈子不大，少數傑出人員的表現都耳有所聞，崇雄能順利如願，實緣於他個人多年工作上優異表現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筆者離開專機中队，崇雄在專中亦甚受重用。詎料命運弄人，崇雄因受「親累（註）」，頭頂被套上一圈「魔箍」，立即調離部隊，派去外語學校德文班受訓，結業後又調到臺中水湳基地二區部，擔任C-119，C-46和C-47大翻修後的試飛官，先後四年又半。崇雄個人雖抱持「無故加之而不驚」的態度，處逆恬受，強顏淡定，但其內心的憋屈，可想而知，往日英氣勃發，頓變成了沉靜少言。此期間，筆者和崇雄頻頻通候，每以「金玉偶蒙塵，無損其質，必能塵去質存，還它晶亮貴珍」相激勵。固不其然，後得貴人援手，由總部某高層領導解困，摘去「魔箍」，復返專中。崇雄功業，自此一路綠燈，直似下阪（坡）走丸，快速溜進，由專機中队隊長、總統座機組組長、松山基地指揮官，晉少將，數年後調金防部副司令，升中將。

崇雄退伍後從家人之願，客居溫

哥華多年。筆者民國九十五年六月退休後亦暫住加州。稍後崇雄因心臟問題，在溫哥華施行手術後，返回臺北定居，以便後續就醫方便。此期間見面較少，但保持密切連繫。筆者每年至少回臺兩次，必會見面聚談。其後崇雄攝護腺染疾，二度手術，都沒能根除沉痾，健康情況下降，民國一〇一年後病情加劇，閉門謝客。夏秋之際，筆者走訪，崇雄強起，歡顏敘舊。崇雄自知「勿藥」無望，持杖送筆者出門時，緊握筆者雙手，激情含淚說：「我年過耄耋，油將乾，燈將滅，生寄死歸，坦然無憾。此生若沒你陳XX，不可能有今天的鄧中將。解衣推食的情義，也不是一個謝字能表，請多珍重！」筆者不禁落淚如珠，也激動回說：「此身若沒鄧崇雄，也不會有今天的陳XX！」老友灑淚而別，也是最後一次生離。

當年十一月八日，筆者在加州得知崇雄當天在臺北榮總謝世，痛似折翼。十二月十三日，在臺北第二殯館舉行告別式。筆者夫婦專程趕回參加。儀式由空軍主辦，獲覆蓋國旗殊榮，筆者全程在場。最後由崇雄子、媳、女、妻舅及筆者五人，敬送靈骨罈至金寶山日光苑安放成禮，也完成了

送崇雄最後一程的願望。

以空軍飛行軍官言，因服務部隊性質關係，崇雄無赫赫傲人戰功，若說勞績，則鮮有其匹，尤其專機中隊長、總統座機組組長及松山基地指揮官任內，謹慎細密，確保上自元首，至於國家軍政統領幹柱行程安全；同時督導同仁保持國家出入大門，松山基地整潔美觀，若非超特勞績，豈能榮晉中將，擔當重任。更難得的是崇雄處事待人，一秉即之也溫的真誠，確切做到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的雅行，只是於「讓」一字，崇雄亦有其原則，謙遜可，但絕非姑息。

民國一〇三年，筆者遷回臺北定居，每屆清明，必返故鄉掃墓，因之會提前幾天到金寶山崇雄靈位前致念，默念一生情誼，黯然淚下。筆者受益難數，說崇雄在無言懿行感召下，改變了筆者的一生，亦不為過。

民國一〇九年三月初，筆者循例獨去禱念，攜一盆花，附一卡片，自撰不成規矩感言兩句，寫的是：「友直友諒友多聞，一生知友唯阿鄧。」可為筆者對崇雄一甲子知交的結言，而崇雄畢生對個人，對所處環境所顯發的「正能量」，亦足可作式。見賢思齊，漪歎盛哉！

註：崇雄大妹及三妹早年負笈美

國，各別攻得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物理超博士與理論數學博士，均曾應邀赴中國大陸短期講學；因是故被國安單位列為「待觀察」對象，照例不宜擔任飛行工作。後幸陳燦齡將軍出任主管飛行員安全部門主管時，咸認空軍因之浪耗人力，更損戰力，毅然呈准當局，除極少數確有安全顧慮人員外，一律解除管制。

本軍「八一四」勝利八十四週年暨「空軍美籍志願大隊」八十週年紀念圖徽



歡迎本軍各單位於相關紀念時機運用，以擴大宣傳效果。